

项复杂系统的工程,需要从中医整体观念出发,采用多学科、多指标、多靶点等手段,建立一个符合“十八反”禁忌配伍研究的实验体系,结合毒、量、效、症,为“反”、“攻”、“战”、“叛”做出科学的界定,揭示其内在的含义。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81-82.
- [2]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37-38.
- [3] 周宗剑, 蒋明. 从临床角度探讨甘遂甘草同用的安全性问题[J].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2008, 29(1): 24-25.
- [4] 王茜. 甘遂半夏汤中甘遂与甘草反药组合的配伍宜忌条件实验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 [5]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78-79.
- [6] 田中峰. 二甘散敷脐治疗疟疾864例[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1989, 3(2): 41-42.
- [7] 孔祥敏, 严凤山. 甘遂甘草外用治疗蛔虫症举隅[J]. 中医外治杂志, 1994, 3(1): 45.
- [8] 姚保泰. 二甘粉外敷曲泉穴消除肝硬化腹水二例报告[J].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 1985, 9(4): 39-40.
- [9] 杨致礼, 王佑之, 吴成林, 等. “十八反”中海藻、大戟、甘遂和芫花反甘草组的毒性试验[J]. 中国中药杂志, 1982, 14(2): 48-50.
- [10] 柳海艳, 钟赣生, 王茜, 等. 含甘遂甘草反药组合的甘遂半夏汤及其拆方的急性毒性实验研究[C]. 武汉: 第五届全国临床中药学学术研讨会, 2012. 170-174.
- [11] 卢丹丹, 卞勇, 李璘, 等. 基于均匀设计法评价甘遂与甘草反药组合对小鼠肠功能的影响[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3(28): 143-146.
- [12] 黄文权, 程相岭, 肖鸿, 等. 甘草甘遂伍用对大鼠心肝肾肾功能及形态的影响[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12, 23(12): 1439-1441.
- [13] 张艳萍, 邓毅, 王昕, 等. 甘草与甘遂配伍对小鼠心肌组织损伤的实验研究[J]. 甘肃中医, 2007, 20(6): 67-68.
- [14] 杨志军, 邓毅, 王昕, 等. 甘遂与甘草配伍对小鼠肝脏组织中MDA、GSH—PX影响的实验研究[J]. 中医研究, 2006, 19(7): 15-16.
- [15] 邓毅, 宁艳梅. 甘草甘遂配伍对小鼠血清GPT、GOT、LDH影响的实验研究[J]. 中医研究, 2007, 20(3): 15-16.
- [16] 邓毅, 杨志军, 王昕, 等. 甘草与甘遂配伍对小鼠肾脏功能及组织形态影响的实验研究[A].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论分会首届临床中药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论分会, 2008. 184-187.
- [17] 何益军, 石苏军, 金科涛, 等. 甘草与大戟甘遂芫花配伍对大鼠肝脏细胞色素P4501A2酶活性的影响[J]. 中国药物与临床, 2007, 7(4): 278-280.
- [18] 代方国, 罗仁, 王宇光, 等. 甘遂配伍甘草对大鼠肝脏CYP3A2影响[J].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005, 26(10): 951-953.
- [19] 代方国, 罗仁, 王宇光, 等. 甘遂配伍甘草对大鼠肝脏CYP2E1表达及活性的影响[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2005, 27(8): 742-744.
- [20] 刘悦, 杨士斌, 宋凤瑞, 等. 甘遂甘草配伍的电喷雾质谱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1, 29(9): 1990-1993.

(收稿日期: 2013-12-15)

浅议国医大师李济仁教授运用虫类药物治疗痹证的经验*

储成志¹, 李艳², 张宏¹, 熊煜³, 胡军平³, 邓沂¹

(1.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芜湖 241000; 2.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3. 芜湖市中医院)

【关键词】国医大师; 李济仁; 虫类药物; 痹症

【中图分类号】R255.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4-6879(2014)04-0320-03

李济仁, 2009年当选为首届国医大师, 1991年入选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教师, 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2011年被聘为皖南医学院首位终身教授。李济仁先生潜心研究痹证六十余年, 经治痹证患者数以万计, 疗效卓著。李济仁先生学术思想独特, 临床经验丰富, 尤其对痹证诊治独具匠心, 擅用虫类药物, 现将李济仁先生运用虫类治疗痹症经验总结如下。

1 理论基础

李济仁先生熟谙经典, 旁及百家。他从《伤寒杂病论》中的下瘀血汤、大黄蟅虫丸、鳖甲煎丸等经方中运用虫类药物得到启发, 认为虫类药物比较适合治疗疑难杂症。而痹证为目前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其中疼痛、酸胀, 甚至局部变形等是这类疾病的突出问题, 风、寒、湿、热阻滞经络, 不通则痛又是导致这些问题的病因病机。经数十年的临床实践, 李济仁先生认为应用虫类药物可以起到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作用。

李济仁先生对清代的两位温病大家十分服膺。一为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中医痹病学科开放基金项目 (2011bbxk014)

吴鞠通,对虫类药的共性,可谓一语中的,曾说:“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另一位为叶天士,因提出了著名的“久病入络,久痛入络”理论,并认为“久则邪正混处其间,草本不能见效,当虫蚁疏逐,以搜剔络中混处之邪”,为后世虫类药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叶天士还高度评价了仲景治络病用虫类药:“考仲景于劳伤血痹诸法,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著,气可宣通,与攻积除坚,徒入脏腑者有间”。

李济仁先生指出,从发现有虫类药的记载开始,迄今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与其它中药一样,经过无数医家的探索、实践,总结成目前比较成熟的虫类药理论,但尚需发掘和完善,以便为治疗疑难杂症诸如痹痿类的疾病,发挥更大的作用。

2 临床经验

李济仁先生认为,治疗痹证,尤其是痹证日久者,虫类药必须要用。临床运用虫类药治疗痹证时,既要重视病因,又要注意辨证论治,更要根据虫类药各自的主治及功效特点,酌选虫类药,才可收到效若桴鼓的疗效。

2.1 重视病因,酌加虫药 (1)痹证患者正气先虚,再感受外邪风、寒、湿、热而致病。正气虚以气血双虚多见,又以气虚为甚,故李济仁先生在治疗非急性期痹证时以益气养血为主;参以祛风、散寒、除湿、清热、通络、止痛。(2)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气最易受损,痹证亦不例外。正如《内经》所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此,在祛邪的同时,经常用大剂量的补气药加以扶正,扶正亦即祛邪,并酌加虫类药,确能收到药半功倍的效果。(3)用药过程中仅靠益气行血还不够,还要加入活血化瘀的药物,诸如当归、丹参、三七、三棱、莪术等。只有这样,才能照顾到气和血的密切关系,“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有利于祛除病邪,促使机体早日康复。但因痹证多日久,而“久病入络”,故适当加入通络之虫类药,确能起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多选用淡全虫、蜈蚣、金钱白花蛇、乌梢蛇等以搜风通络止痛。

2.2 辨治优先,精选虫药 李济仁先生认为,痹证的辨证要紧紧抓住各型的典型特征,确定代表方,适当选择虫类药。痹证的治疗,首先应胸有大法,李济仁先生赞成张石顽云“行痹者…当散风为主,…更须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痛痹者…当散寒为主,疏风燥实仍不可缺,更须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以释其凝寒之者也;着痹者…治当利湿为主,祛风散寒亦不可缺,更须参以理脾补气之剂”之理论。张石顽的论述提示

了治疗时不仅应重视痹证成因中的“杂气合至”特点,还应注重从人体内脏功能、气血功能入手,综合施治,以助祛除邪气。

同时,李济仁先生根据自己数十年的体会特别强调,虽然所用的虫类药味少量小,但不可或缺,用与不用临床疗效迥异。只要辨证准确,随症选虫类药,则彰显“四两拨千斤”之威。如热痹有关节肌肉红肿热痛,运动障碍,得冷则舒,舌红苔黄厚干,脉数。治以清络饮(李济仁先生自拟方)为主,可选地龙、僵蚕以清热通络祛风;风寒湿痹有关节肌肤触之不温,疼痛部位较深,喜按打叩击,关节活动障碍,特点是畏寒、关节疼痛,得热则舒,伴纳少便溏、舌淡苔薄、脉沉弦缓,以桂枝附子汤为主,可选全蝎、蜈蚣、蕲蛇以蠲痹通络止痛;偏风者见恶风,遇风刺痛,疼痛走窜,舌淡白苔薄白而干,脉缓,方以温经羌独汤(李济仁先生自拟方)为主,可选僵蚕、全蝎、蝉蜕以祛风通络止痛;偏湿者见骨节皮肤酸胀疼痛,疼痛部位似以肌肉为主,舌淡白苔薄白而腻,脉滑,治以桂枝附子汤合防己黄芪汤为主,可选蜈蚣、地龙为佳;偏寒者见肢体关节、肌肉筋骨剧痛,痛处固定,得温痛减,遇寒痛增,舌体胖大苔白润、脉紧或迟,治以乌头汤为主,可选蜈蚣、全蝎、土鳖虫以搜风剔络止痛。

2.3 紧扣主治,缕析虫药 李济仁先生特别强调,临床运用中药治疗痹证要根据虫类药独具个性的主治作用而选择。全蝎或蜈蚣善于止痛,临床常用于关节疼痛剧烈者;地龙、水蛭、虻虫性寒,善于泄热通络,可用于湿热痹痛;僵蚕长于祛风化痰,可用于痰浊阻于关节者;乌梢蛇、蕲蛇性温通络,走窜之力强,用于寒湿痹阻经络而致周身肢体疼痛者;土鳖虫、穿山甲均为咸寒之品,长于破血消癥,活血祛瘀力强,用于痹证日久,瘀血阻络而致的关节肿痛,痛有定处者。

但李济仁先生同时指出,在临床中要注意虫类药具有“攻补”双重作用,说它“攻”是因为虫类药有走窜之性,如“活血祛瘀”等;说它“补”是因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如“壮阳益肾、补益培本”即是此意,虫类药总体以攻为主。所以,李济仁先生说适当选用虫类药治疗痹证虽然效佳,但因“攻”亦有伤正之弊,故不能长期大剂量运用。

总之,李济仁先生治疗痹证时细心分析病因,擅于辨证论治,精心选择虫药,注重主治功效,贵在取得良效。

3 病案举例

程某,女,40岁。痹证。

一诊,2012年3月1日。主诉:全身关节疼痛2年余。病史及证候:患者于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酸痛,自以为劳累所致,当时未予重视,后延及上肢,半年后全身

